紅樓夢

紅樓夢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痴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話說黛玉到瀟湘館門口紫鵑說了一句話更動了心一時吐出血來幾乎暈倒虧了還同着秋紋兩個人攙扶着黛玉到屋裡來那時秋紋去後紫鵑雪雁守着見他漸漸甦醒過來問紫鵑道你們守着哭什麼紫鵑見他說話明白倒放了心了因說姑娘剛纔打老太太那邊回來身上覺着不大好唬的我們沒了主意所以哭了黛玉笑道我那裡就能彀死呢這一句話沒完又喘成一處原來黛玉因昨日聽得寶玉寶釵的事情這本是他數年的心病一時急怒所以迷惑了本性及至回來吐了

這一口血心中卻漸漸的明白過來把頭裡的事一字也不記得了這會子見紫鵑哭方模糊想起傻大姐的話來此時反不傷心惟求速死以完此債這裡紫鵑雪雁只得守着想要告訴人去怕又像上次招得鳳姐兒說他們失驚打怪的那知秋紋回去神情慌遽正值賈母睡起中覺來看見這般光景便問怎麼了秋紋嚇的連忙把剛纔的事回了一遍賈母大驚說這還了得連忙着人叫了王夫人鳳姐過來告訴了他婆媳兩個鳳姐道我都囑咐到了這是什麼人走了風呢這不更是一件難事了嗎賈母道且別管那些先瞧瞧去是怎麼樣了說着便起身帶着王夫人鳳姐等過來看視見黛玉顏色如雪並無一點

血色神氣昏沉氣息微細半日又咳嗽了一陣丫頭遞了痰盒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大家都慌了只見黛玉微微睜眼看見賈母在他旁邊便喘吁吁的說道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賈母一聞此言十分難受便道好孩子你養着罷不怕的黛玉微微一笑把眼又閉上了外面丫頭進來回鳳姐道大夫來了于是大家略避王大夫同着賈璉進來診了脈說道尙不妨事這是鬱氣傷肝肝不藏血所以神氣不定如今要用斂陰止血的藥方可望好王大夫說完同着賈璉出去開方取藥去了賈母看黛玉神氣不好便出來告訴鳳姐等道我看這孩子的病不是我咒他只怕難好他們也該替他預備預備冲一冲或者好了

豈不是大家省心就是怎麼樣也不至臨時忙亂咱們家裡這兩天正有事呢鳳姐兒答應了賈母又問了紫鵑一回到底不知是那個說的賈母心裡只是納悶因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該要分別些纔是做女孩兒的本分我纔心裡疼他若是他心裡有別的想頭成了什麼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們說了我倒有些不放心因回到房中又叫襲人來問襲人仍將前日回王夫人的話並方纔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賈母道我方纔看他那還不至糊塗這個理我就不明白了咱們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憑

着花多少錢都使得若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
鳳姐道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張心橫豎有他二哥哥天
天同着大夫瞧看倒是姑媽那邊的事要緊今日早起聽見說
房子不差什麽就要當了竟是老太太太太到姑媽那邊我也
跟了去商量商量就只一件姑媽家裡有寶妹妹在那裡難以
說話不如索性請姑媽晚上過來偺們一夜都說結了就好辦
了賈母王夫人都道你說的是今日晚了明日飯後偺們娘兒
們就過去說着賈母用了晚飯鳳姐同王夫人各自歸房不提
且說次日鳳姐吃了早飯過來便要試試寶玉走進裡間說道
寶兄弟大喜老爺已擇了吉日要給你娶親了你喜歡不喜歡

寶玉聽了只管瞅着鳳姐笑微微的點點頭兒鳳姐笑道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好不好寶玉卻大笑起来鳳姐看着也斷不透他是明白是糊塗因又問道老爺說你好了纔給你娶林妹妹呢若還是這麼傻便不給你娶了寶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你纔傻呢說着便站起來說我去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鳳姐忙扶住了說林妹妹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媳婦了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寶玉道娶過來他到底是見我不見鳳姐又好笑又着忙心想襲人的話不差提了林妹妹雖說仍舊說些瘋話卻覺得明白些若真明白了將来不是林姑娘打破了這個燈虎兒那饑荒纔難打呢便忍笑說道你好好兒的便見你若

是瘋瘋顛顛的他就不見你了寶玉說道我有一個心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來橫豎給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裡頭鳳姐聽着竟是瘋話便出來看着賈母笑賈母聽了又是笑又是疼便說道我早聽見了如今且不用理他叫襲人好好的安慰他偺們走罷說着王夫人也來大家到了薛姨媽那裡只說惦記着這邊的事來瞧瞧薛姨媽感激不盡說些薛蟠的話喝了茶薛姨媽纔要叫人告訴鳳姐連忙攔住說姑媽不必告訴寶妹妹又向薛姨媽陪笑說道老太太此來一則為瞧姑媽二則也有句要緊的話特請姑媽到那邊商議薛姨媽聽了點點頭兒說是了於是大家又說些閒話便來了當晚薛姨媽故然

過來見過了賈母到王夫人屋裡來不免說起王子騰來大家
落了一回淚薛姨媽便問道剛纔我到老太太那裡寶哥兒出
來請安還好好兒的不過畧瘦些怎麼你們說得狠利害鳳姐
便道其實也不怎麼樣只是老太太懸心目今老爺又要起身
外任去不知幾年纔來老太太的意思頭一件叫老爺看着寶
兄弟成了家也放心二則也給寶兄弟冲冲喜借大妹妹的金
鎖壓壓邪氣只怕就好了薛姨媽心裡也願意只慮着寶釵委
屈便道也使得只是大家還要從長計較計較纔好王夫人便
按着鳳姐的話和薛姨媽說只說姨太太這會子家裡沒人不
如把粧奩一概蠲免明日就打發蝌兒去告訴蟠兒一面這裡

過門一面給他變法兒撕擄官事並不提寶玉的心事又說姨
太太既作了親娶過來早早好一天大家早放一天心正說着
只見賈母差鴛鴦過來候信薛姨媽雖恐寶釵委屈然也沒法
兒又見這般光景只得滿口應承鴛鴦回去回了賈母賈母也
甚喜歡又叫鴛鴦過來求薛姨媽和寶釵說明原故不叫他受
委屈薛姨媽也答應了便議定鳳姐夫婦作媒人大家散了王
夫人姊妹不免又敘了半夜話兒次日薛姨媽回家將這邊的
話細細的告訴了寶釵還說我已經應承了寶釵始則低頭不
語後來便自垂淚薛姨媽用好言勸慰解釋了好些話寶釵自
回房內寶琴隨去解悶薛姨媽又告訴了薛蝌叫他明日起身

一則打聽審詳的事二則告訴你哥哥一個信兒你即便回來薛蝌去了四日便回來回覆薛姨媽道哥哥的事上司已經准了誤殺一過堂就要題本了叫咱們預備贖罪的銀子妹妹的事說媽媽做主狠好的趕着辦又省了好些銀子叫媽媽不用等我該怎麼着就怎麼辦罷薛姨媽聽了一則薛蟠可以回家二則完了寶釵的事心裡安放了好些便是看着寶釵心裡好像不願意似的雖是這樣他是女兒家素來也孝順守禮的人知我應了他也沒得說的便叫薛蝌辦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即叫人送到璉二爺那邊去還問了過禮的日子來你好預備本來咱們不驚動親友哥哥的朋友是你說的都是混賬人親戚

呢就是賈王兩家如今賈家是男家王家無人在京裡史姑娘放定的事他家沒有來請偺們偺們也不用通知倒是把張德輝請了來托他照料些他上幾歲年紀的人到底懂事薛姨媽領命叫人送帖過去次日賈璉過來見了薛姨媽請了安便說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過來回姨太太就是明日過禮罷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飭就是了說着捧過通書來薛姨媽也謙遜了幾句點頭應允賈璉赶着回去回明賈政賈政便道你回老太太說既不叫親友們知道諸事寧可簡便些若是東西上請老太太瞧了就是了不必告訴我賈璉答應進內將話回明賈母這裡王夫人叫了鳳姐命人將過禮的物件都送與賈母過

自并叫襲人告訴寶玉那寶玉又嘻嘻的笑道這裡送到園裡回來園裡又送到這裡偺們的人送偺們的人收何苦來呢賈母王夫人聽了都喜歡道說他糊塗他今日怎麼這麼明白呢鴛鴦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上來一件一件的點明給賈母瞧說這是金項圈這是金珠首飾共八十件這是粧蟒四十疋這是各色綢緞一百二十疋這是四季的衣服共一百二十件外面也沒有預備羊酒這是折羊酒的銀子賈母看了都說好輕輕的與鳳姐說道你去告訴姨太太說不是虛禮求姨太太等蟠兒出來慢慢的叫人給他妹妹做來就是了那好日子的被褥還是偺們這裡代辦了罷鳳姐答應了出來叫賈璉先過去又

周瑞旺兒等吩咐他們不必走大門只從園裏從前開的便門內送去我也就過去這門離瀟湘館還遠倘別處的人見了囑咐他們不用在瀟湘館裏提起衆人答應著送禮而去寶玉認以爲真心裏大樂精神便覺得好些只是語言總有些瘋傻那過禮的回來都不提名說姓因此上下人等雖都知道只因鳳姐吩咐都不敢走漏風聲且說黛玉雖然服藥這病日重一日紫鵑等在旁苦勸說道事情到了這個分兒不得不說了姑娘的心事我們也都知道至於意外之事是再沒有的姑娘不信只拿寶玉的身子說起這樣大病怎麼做得親呢姑娘別聽瞎話自已安心保重纔好黛玉微笑一笑也不答言又咳嗽數聲

吐出好些血來紫鵑等看去只有一息奄奄明知勸不過來惟有守著流淚天天三四趟去告訴賈母鴛鴦測度賈母近日比前疼黛玉的心差了些所以不常去回賈母這幾日的心都在寶釵寶玉身上不見黛玉的信兒也不大提起只請太醫調治罷了黛玉向來病著自賈母起直到姊妹們的下人常來問候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來連一個問的人都沒有睜開眼只有紫鵑一人自料萬無生理因扎掙著向紫鵑說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雖是老太太派你伏侍我這几年我拿你就當作我的親妹妹說到這裡氣又接不上來紫鵑聽了一陣心酸早哭得說不出話來遲了半日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說道

紫鵑妹妹我躺著不受用你扶起我來靠著坐坐纔好紫鵑道姑娘的身上不大好起來又要抖摟着了黛玉聽了閉上眼不言語了一時又要起來紫鵑沒法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兩邊用軟枕靠住自己卻倚在旁邊黛玉那裡坐得住下身自覺硌的疼狠命的掌着叫過雪雁來道我的詩本子說着又喘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詩稿因找來送到黛玉跟前黛玉點點頭兒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發怔黛玉氣的兩眼直瞪又咳嗽起來又吐了一口血雪雁連忙回身取了水來黛玉嗽了吐在盒內紫鵑用絹子給他拭了嘴黛玉便拿那絹子指著箱子又喘成一處說不上來閉了眼紫鵑道姑娘歪歪兒罷

黛玉又搖搖頭兒紫鵑料是要絹子便叫雪雁開箱拿出一塊白綾絹子來黛玉瞧了撂在一邊使勁說道有字的紫鵑這纔明白過來要那塊題詩的舊帕只得叫雪雁拿出來遞給黛玉紫鵑勸道姑娘歇歇罷何苦又勞神等好了再瞧罷只見黛玉接到手裡也不瞧詩扎掙着伸出那隻手來狠命的撕那絹子却是只有打顫的分兒那裡撕得動紫鵑早已知他是恨寶玉却也不敢說破只說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氣黛玉點點頭兒掖在袖裡便叫雪雁點燈雪雁答應連忙點上燈來黛玉瞧瞧又閉了眼坐着喘了一會子又道籠上火盆紫鵑打諒他冷因說道姑娘躺下多蓋一件罷那炭氣只怕耽不住黛玉又搖頭兒

雪雁只得籠上擱在地下火盆架上黛玉點點頭意思叫挪到炕上來雪雁只得端上来出去拿那張火盆炕桌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紫鵑只得兩隻手來扶着他黛玉這纔將方纔的絹子拿在手中瞅着那火點點頭兒往上一撂紫鵑唬了一跳欲要搶時兩隻手却不敢動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此時那絹子已經燒著了紫鵑勸道姑娘這是怎麽說呢黛玉只作不聞回手又把那詩稿拿起來瞧了瞧又撂下了紫鵑怕他也要燒連忙將身倚住黛玉騰出手來拿時黛玉又早拾起撂在火上此時紫鵑却彀不着乾急雪雁正拿進桌子來看見黛玉一撂不知何物趕忙搶時那紙沾火就着如何能彀少待早已烘烘

的著了雪雁也顧不得燒手從火裡抓起來撂在地下亂跴却已燒得所餘無幾了那黛玉把眼一閉往後一仰幾乎不曾把紫鵑壓倒紫鵑連忙叫雪雁上來將黛玉扶著放倒心裡突突的亂跳欲要叫人時天又晚了欲不叫人時自已同著雪雁和鸚哥等幾個小丫頭又怕一時有什麽原故好容易熬了一夜到了次日早起覺黛玉又緩過一點兒來飯後忽然又嗽又吐又緊起來紫鵑看着不祥了連忙將雪雁等都叫進來看守自已却來回賈母那知到了賈母上房靜悄悄的只有兩三個老媽媽和幾個做粗活的丫頭在那裡看屋子呢紫鵑因問道老太太呢那些人都說不知道紫鵑聽這話咤異遂到寶玉屋裡

去看竟也無人遂問屋裡的丫頭也說不知紫鵑已知八九但
這些人怎麼竟這樣狠毒冷淡又想到黛玉這幾天竟連一個
人問的也沒有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悶氣來一扭身便出
來了自己想了一想今日倒要看看寶玉是何形狀看他見了
我怎麼樣過的去那一年我說了一句謊話他就急病了今日
竟公然做出這件事來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眞眞是氷寒雪冷
令人切齒的一面走一面想早已來到怡紅院只見院門虛掩
裡面却又寂靜的狠紫鵑忽然想到他要娶親自然是有新屋
子的但不知他這新屋子在何處正在那裡徘徊瞻顧看見墨
雨飛跑紫鵑便叫住他墨雨過來笑嘻嘻的道姐姐在這裡做

什麼紫鵑道我聽見寶二爺娶親我要來看看熱鬧兒誰知不在這裡也不知是幾兒墨雨悄悄的道我這話只告訴姐姐你可別告訴雪雁他們上頭吩咐了連你們都不叫知道呢就是今日夜裡娶那裡是在這裡老爺派璉二爺另收拾了房子了說着又問姐姐有什麼事麼紫鵑道沒什麼事你去罷墨雨仍舊飛跑去了紫鵑自己發了一回獃忽然想起黛玉來這時候還不知是死是活因兩淚汪汪咬着牙發狠道寶玉我看他明兒死了你算是躲的過不見了你過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兒拿什麼臉來見我一面哭一面走嗚嗚咽咽的自回去了還未到瀟湘館只見兩個小丫頭在門裡往外探頭探腦的一眼看

見紫鵑那一個便嚷道那不是紫鵑姐姐來了嗎紫鵑知道不好了連忙攏手兒不叫嚷趕忙進去看時只見黛玉肝火上炎兩顴紅赤紫鵑覺得不妥叫了黛玉的奶媽王奶奶來一看他便大哭起來這紫鵑因王奶媽有些年紀可以仗個胆兒誰知竟是個沒主意的人反倒把紫鵑弄得心裡七上八下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便命小丫頭急忙去請你道是誰原來紫鵑想起李宮裁是個孀居今日寶玉結親他自然迴避況且園中諸事向係李紈料理所以打發人去請他李紈正在那裡給賈蘭改詩冒冒失失的見一個丫頭進來回說大奶奶只怕林姑娘好不了那裡都哭呢李紈聽了嚇了一大跳也不及問了連忙站

起身來便走素雲碧月跟着一頭走着一頭落淚想着姐妹在一處一場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雙惟有青女素娥可以髣髴一二竟這樣小小的年紀就作了北邙鄉女偏偏鳳姐想出一條偷樑換柱之計自己也不好過瀟湘館來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真真可憐可歎一頭想着已走到瀟湘館的門口裡面却又寂然無聲李紈倒着起忙來想來必是已死都哭過了那衣衾未知粧裹妥當了沒有連忙三步兩步走進屋子來裡間門口一個小丫頭已經看見便說大奶奶來了紫鵑忙往外走和李紈走了個對臉李紈忙問怎麽樣紫鵑欲說話時惟有喉中哽咽的分兒却一字說不出那眼淚一似斷線珍珠

一般衹將一隻手回過去指着黛玉李紈看了紫鵑這般光景更覺心酸也不再問連忙走過來看時那黛玉已不能言李紈輕輕叫了兩聲黛玉却還微微的開眼似有知識之狀但只眼皮嘴唇微有動意口內尚有出入之息却要一句話一點淚也沒有了李紈回身見紫鵑不在跟前便問雪雁雪雁道他在外頭屋裡呢李紈連忙出來只見紫鵑在外間空床上躺着顏色青黃閉了眼只管流淚那鼻涕眼淚把一個砌花錦邊的褥子已濕了碗大的一片李紈連忙喚他那紫鵑纔慢慢的睜開眼欠起身來李紈道傻丫頭這是什麼時候且只顧哭你的林姑娘的衣衾還不拿出來給他換上還等多早晚呢難道他個女

我兒家你還叫他失身露體精着來光着去嗎紫鵑聽了這句話一發止不住痛哭起來李紈一面也哭一面着急一面拭淚一面拍着紫鵑的肩膀說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快着收拾他的東西罷再遲一會子就了不得了正鬧着外邊一個人慌慌張張跑進來倒把李紈唬了一跳看時却是平兒跑進來看見這樣只是呆磕磕的發怔李紈道你這會子不在那邊做什麼來了說着林之孝家的也進來了平兒道奶奶不放心叫來瞧瞧既有大奶奶在這裡我們奶奶就只顧那一頭兒了李紈點點頭兒平兒道我也見見林姑娘說着一面往裡走一面早已流下淚來這裡李紈因和林之孝家的道你來的正好

快出去悄悄去告訴管事的預備林姑娘的後事妥當了叫他
來回我不用到那邊去林之孝家的答應了還站着李紈道還
有什麼話呢林之孝家的道剛纔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那
邊用紫鵑姑娘使喚使喚呢李紈還未答言只見紫鵑道林奶
奶你先請罷等着人死了我們自然是出去的那裡用這麼說
到這裡却又不好說了因又改說道況且我們在這裡守着病
人身上也不潔淨林姑娘還有氣兒呢不時的叫我李紈在旁
解說道當真這林姑娘和這丫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兒倒是雪
雁是他南邊帶來的他倒不理會惟有紫鵑我看他兩個一時
也離不開林之孝家的頭裡聽了紫鵑的話未免不受用被李

紈這番一說却也沒的說又見紫鵑哭得淚人一般只好揪着他微微的笑因又說道紫鵑姑娘這些閒話倒不要緊只是他却說什我可怎麼回老太太呢況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奶的嗎正說着平兒擦着眼淚出來道告訴二奶奶什麼事林之孝家的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平兒低了一回頭說這麼着罷就叫雪姑娘去罷李紈道他使得嗎平兒走到李紈耳邊說了幾句李紈點點頭兒道既是這麼着就叫雪雁過去也是一樣的林之孝家的因問平兒道雪姑娘使得嗎平兒道使得都是一樣林家的道那麼姑娘就快叫雪姑娘跟了我去我先去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回來姑娘再

各自回二奶奶去李紈道是了你這麼大年紀連這麼點子事還不熟呢林家的笑道不是不熟頭一宗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辦的我們都不能很明白再者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說着平兒已叫了雪雁出來原來雪雁因這几日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麼便也把心冷淡了况且聽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也不敢不去連忙收拾了頭平兒叫他換了新鮮衣服跟着林家的去了隨後平兒又和李紈說了几句話李紈又囑咐平兒打那麼催着林之孝家的叫他男人快辦了來平兒答應着出來轉了個灣子看見林家的帶着雪雁在前頭走呢赶忙叫住道我帶了他去罷你先告訴林大爺辦林姑娘的東西去罷奶

奶那裡我替回就是了那林家的答應着去了這裡平兒帶了雪雁到了新房子裡回明了自去辦事那雪雁看見這般光景想起他家姑娘也未免傷心只是在賈母鳳姐跟前不敢露出因又想道也不知用我作什麼我且瞧瞧寶玉一日家和我們姑娘好的蜜裡調油這時候總不見面了也不知是真病假病怕我們姑娘不依他假說丟了玉粧出傻子樣兒來叫我們姑娘寒了心他好娶寶姑娘的意思我看看他去看他見了我傻不傻莫不成今兒還粧傻麼一面想着已溜到裡間屋子門口偷偷兒的瞧這時寶玉雖因失玉昏憒但只聽見娶了黛玉爲妻真乃是從古至今天上人間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了那

身子頗覺健旺起來祇不過不似從前那般靈透所以鳳姐的妙計百發百中巴不得即見黛玉盼到今日完姻真樂得手舞足蹈雖有幾句傻話却與病時光景大相懸絕了雪雁看了又是生氣又是傷心他那裡曉得寶玉的心事便各自走開這裡寶玉便叫襲人快快給他裝新坐在王夫人屋裡看見鳳姐尤氏忙忙碌碌再盼不到吉時只管問襲人道林妹妹打園裡來爲什麼這麼費事還不來襲人忍着笑道等好時辰回來又聽見鳳姐與王夫人道雖然有服外頭不用鼓樂偺們南邊規矩要拜堂的冷清清使不得我傳了家內學過音樂管過戲子的那些女人來吹打熱鬧些王夫人點頭說使得一時大轎從大

門進來家裡細樂迎出去十二對宮燈排着進來倒也新鮮雅致儐相請了新人出轎寶玉見新人幪着蓋頭喜娘披着紅扶着下首扶新人的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雪雁寶玉看見雪雁猶想因何紫鵑不來倒是他呢又想道是了雪雁原是他南邊家裡帶來的紫鵑仍是我們家的自然不必帶來因此見了雪雁竟如見了黛玉的一般歡喜儐相贊禮拜了天地請出賈母受了四拜後請賈政夫婦登堂行禮畢送入洞房還有坐床撒帳等事俱是按金陵舊例賈政原爲賈母作主不敢違拗不信冲喜之說那知今日寶玉居然像個好人一般賈政見了倒也喜歡那新人坐了床便要揭起蓋頭的鳳姐早已防備故請賈母

王夫人等進去照應寶玉此時到底有些傻氣便走到新人跟前說道妹妹身上好了好些天不見了盖着這勞什子做什麼欲待要揭去反把賈母急出一身冷汗來寶玉又轉念一想道林妹妹是愛生氣的不可造次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捺不住只得上前揭了喜娘接蓋去頭雪雁走開鶯兒等上來伺候寶玉睜眼一看好像寶釵心中不信自已一手持燈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寶釵麼只見他盛妝艷服豐肩愞體鬟低鬢軃瞤眼息微真是荷粉露垂杏花烟潤了寶玉發了一回怔又見鶯兒立在傍邊不見了雪雁寶玉此時心無主意自已反以為是夢中了呆呆的只管站着衆人接過燈去扶了寶玉仍舊坐下兩眼

直覷半語全無賈母恐他病發親自扶他上床鳳姐尤氏請了寶釵進入裡間床上坐下寶釵此時自然是低頭不語寶釵定了一回神見賈母王夫人坐在那邊便輕輕的叫襲人道我是在那裡呢這不是做夢麼襲人道你今日好日子什麼夢不夢的混說老爺可在外頭呢寶玉瞧瞧兒的拿手指着道坐在那裡這一位美人兒是誰襲人握了自己的嘴笑的說不出語來歇了半日纔說道是新娶的二奶奶衆人也都回顧頭去忍不住的笑寶玉又道好糊塗你說二奶奶到底是誰襲人道寶姑娘寶玉道林姑娘呢襲人道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怎麼混說起林姑娘來寶玉道我纔剛看見林姑娘了麼還有雪雁呢

怎麼說沒有你們道都是做什麼頑呢鳳姐便走上來輕輕的說道寶姑娘在屋裡坐着呢別混說回來得罪了他老太太不依的寶玉聽了這會子糊塗更利害了本來原有昏憒的病加以今夜神出鬼沒更叫他不得主意便也不顧別的了口口聲聲只要找林妹妹去賈母等上前安慰無奈他只是不懂又有寶釵在內又不好明說知寶玉舊病復發也不講明只得滿屋裡點起安息香來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衆人鴉雀無聞停了片時寶玉便昏沉睡去賈母等纔得略略放心只好坐以待旦叫鳳姐去請寶釵安歇寶釵置若罔聞也便和衣在內暫歇賈政在外未知內裡原由只就方纔眼見的光景想來心下倒

放寬了怡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略歇了一歇衆人賀喜送行賈母見寶玉睡着也回房去暫歇次早賈政辭了宗祠過來拜別賈母禀稱不孝遠離惟願老太太順時頤養兒子一到任所即修禀請安不必掛念寶玉的事已經依了老太太完結只求老太太訓誨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心並不將寶玉復病的話說起只說我有一句話寶玉昨夜完姻並不是同房今日你起身必該叫他遠送纔是他因病冲喜如今纔好些又是昨日一天勞乏出來恐怕着了風故此問你你叫他送呢我即刻去叫他你若疼他我就叫人帶了他來你見見叫他給你磕頭就算了賈政道叫他送什麼只要他從此已後認眞念書比送我

還喜歡呢賈母聽了又放了一條心便叫賈政坐着叫鴛鴦去如此如此帶了寶玉叫襲人跟着來鴛鴦去了不多一會果然寶玉來了仍是叫他行禮寶玉見了父親神志畧歛些片時清楚也沒什麼大差賈政吩咐了幾句寶玉答應了賈政叫人扶他回去了自巳回到王夫人房中又切寔的叫王夫人管教兒子斷不可如前嬌縱明年鄉試務必叫他下場王夫人一一的聽了也沒提起別的即忙命人扶了寶釵過來行了新婦送行之禮也不出房其餘內眷俱送至二門而回賈珍等也受了一番訓飭大家舉酒送行一班子弟及晚輩親友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不言賈政起程赴任且說寶玉回來舊病陡發更加昏

樹連飲食也不能進了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話說寶玉見了賈政回至房中更覺頭昏腦悶懶待動彈連飯也沒吃便昏沉睡去仍舊延醫診治服藥不效索性連人也認不明白了大家扶着他坐起來還是像個好人一連鬧了幾天那日恰是用九之期若不過去薛姨媽臉上過不去若說去呢寶玉這般光景賈母明知是爲黛玉而起欲要告訴明白又恐氣急生變寶釵是新媳婦又難勸慰必得姨媽過來纔好若不回九姨媽嗔怪便與王夫人鳳姐商議道我看寶玉竟是魂不守舍起動是不怕的用兩乘小轎叫人扶着從園裡過去應了

四九的吉期已後請姨媽過來安慰寶釵僭們一心一計的調治寶玉可不兩全王夫人答應了即刻預備幸虧寶釵是新媳婦寶玉是個瘋傻的由人擺弄過去了寶釵也明知其事心裡只怨母親辦得糊塗事已至此不肯多言獨有薛姨媽看見寶玉這般光景心裡懊悔只得草草完事到家寶玉越加沉重次日連起坐都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湯水不進薛姨媽等忙了手脚各處遍請名醫皆不識病源只有城外破寺中住着個窮醫姓畢別號知菴的胗得病源是悲喜激射冷煖失調飲食失時憂忿滯中正氣壅閉此內傷外感之症於是度量用藥至晚服了二更後果然省些人事便要水喝賈母王夫人等纔放了

心請了薛姨媽帶了寶釵都到賈母那裡暫且歇息寶玉片時清楚自料難保見諸人散後房中只有襲人因喚襲人至跟前拉着手哭道我問你寶姐姐怎麼來的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林妹妹過來怎麼被寶姐姐趕了去了他爲什麼霸佔住在這裡我要說呢又恐怕得罪了他你們聽見妹妹哭得怎麼樣了襲人不敢明說只得說道林姑娘病着呢寶玉又道我瞧瞧他去說着要起來豈知連日飲食不進身子那能動轉便哭道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裡的話只求你回明老太太橫豎林妹妹也是哭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兩處兩個病人都要死的死了越發難張羅不如騰一處空房子趁早將我同林妹妹兩個

拾在那裡活着也好一處醫治伏侍死了也好一處停放你依我這話不枉了幾年的情分襲人聽了這些話便哭的哽噪氣噎寶釵恰好同了鶯兒過來也聽見了便說道你放着病不保養倒昔說這些不吉利的話老太太纔安慰了些你又生出事來老太太一生疼你一個如今八十多歲的人了雖不圖你的封誥將來你成了人老太太也看着樂一天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太太更是不必說了一生的心血精神撫養了你這一個兒子若是半途死了太太將來怎麼樣呢我雖是命薄也不至於此據此三件看來你便要死那天也不容你死的所以你是不得死的只管安穩着養個四五天後風邪散了太和正氣

一足自然這些邪病都沒有了寶玉聽了竟是無言可荅半晌方纔嘻嘻的笑道你是好些時不和我說話了這會子說這些大道理的話給誰聽寶釵聽了這話便又說道實告訴你說罷那兩日你不知人事的時候林妹妹已經亡故了寶玉忽然坐起來大聲詫道果真死了嗎寶釵道果真死了豈有紅口白舌咒人死的呢老太太太太知道你姐妹和睦你聽見他死了自然你也要死所以不肯告訴你寶玉聽了不禁放聲大哭倒在床上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自恍惚只見眼前好像有人走來寶玉茫然問道借問此是何處那人道此陰司泉路你壽未終何故至此寶玉道適聞有一故人已死遂尋訪至

此不覺迷途那人道故人是誰寶玉道姑蘇林黛玉那人冷笑道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無魂無魄何處尋訪凡人魂魄聚而成形散而爲氣生前聚之死則散焉常人尙無可尋訪何況林黛玉呢汝快回去罷寶玉聽了呆了半晌道既云死者散也又如何有這個陰司呢那人冷笑道那陰司說有便有說無就無皆爲世俗溺於生死之說設言以警世便道上天深怒愚人或不守分安常或生祿未終自行夭折或嗜淫慾尙氣逞凶無故自隕者特設此地獄囚其魂魄受無邊的苦以償生前之罪汝尋黛玉是無故自陷也且黛玉已歸太虛幻境汝若有心尋訪潛心修養自然有時相見如不安生卽以自行夭折之罪

囚禁陰司除父母外欲圖一見黛玉終不能矣那人說畢袖中取出一石向寶玉心口擲來寶玉聽了這話又被這石子打着心窩嚇的卽欲回家只恨迷了道路正在躊躇忽聽那邊有人喚他回首看將不是別人正是賈母王夫人寶釵襲人等圍繞哭泣叫着自己仍舊躺在床上見案上紅燈窗前皓月依然錦綉叢中繁華世界定神一想原來竟是一塲大夢渾身冷汗覺得心內淸爽仔細一想眞正無可奈何不過長歎數聲而已寶釵早知黛玉已死因賈母等不許衆人告訴寶玉知道恐添病難治自己却深知寶玉之病實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故趁勢說明使其一痛決絕神魂歸一庶可療治賈母王夫人等不知

寶釵的用意深怪他造次後來見寶玉醒了過來方纔放心立即到外書房請了畢大夫進來胗視那大夫進來胗了脈便道奇怪這回脈氣沉靜神安鬱散明日進調理的藥就可以望好了說著出去衆人各自安心散去襲人起初深怨寶釵不該告訴惟是口中不好說出鶯兒背地也說寶釵道姑娘忒性急了寶釵道你知道什麼好歹橫豎有我呢那寶釵任人誹謗並不介意只窺察寶玉心病暗下針砭一日寶玉漸覺神志安定雖一時想起黛玉尚有糊塗更有襲人緩緩的將老爺選定的寶姑娘爲人和厚嫌林姑娘秉性古怪原恐早夭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病中着急所以叫雪雁過來哄你的話時常勸解寶玉

終是心酸落淚欲待尋死又想着夢中之言又恐老太太太太生氣又不能撩開又想黛玉已死寶釵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緣有定自己也解了好些寶釵看來不妨大事于是自己心也安了只在賈母王夫人等前盡行過家庭之禮後便設法以釋寶玉之憂寶玉雖不能時常坐起亦常見寶釵坐在床前禁不住生來舊病寶釵每以正言勸解以養身要緊你我旣爲夫婦豈在一時之語安慰他那寶玉心裡雖不順遂無奈日裡賈母王夫人及薛姨媽等輪流相伴夜間寶釵獨去安寢賈母又派人服侍只得安心靜養又見寶釵舉動溫柔也就漸漸的將愛黛玉的心腸略移在寶釵身上此是後話却說寶玉

成家的了一日黛玉白日已經昏暈過去卻心頭口中一絲微氣不斷把個李紈和紫鵑哭的死去活來到了晚間黛玉卻又緩過來了微微睜開眼似有要水要湯的光景此時雪雁已去只有紫鵑和李紈在傍紫鵑便端了一盞桂圓湯和的梨汁用小銀匙灌了兩三匙黛玉閉着眼靜養了一會子覺得心裡似明似暗的此時李紈見黛玉略緩明知是迴光返照的光景卻料着還有一半天耐頭自已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這裡黛玉睜開眼一看只有紫鵑和奶媽並幾個小丫頭在那裡便一手攥了紫鵑的手使着勁說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伏侍我幾年我原指望偺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說着又喘了

一會子閉了眼歇着紫鵑見他攥着不肯鬆手自己也不敢挪動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當還可以回轉聽了這話又寒了半截半天黛玉又說道妹妹我這裡並没親人我的身子是干淨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說到這裡又閉了眼不言語了那手却漸漸緊了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入氣小已經促疾的很了紫鵑忙了連忙叫人請李紈可巧探春來了紫鵑見了忙悄悄的說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罷說着淚如雨下探春過來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經涼了連目光也都散了探春紫鵑正哭着叫人端水來給黛玉擦洗李紈趕忙進來了三個人纔見了不及說話剛擦着猛聽黛玉直聲叫道寶玉寶玉你好說

到好字便渾身冷汗不作聲了紫鵑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出身子便漸漸的冷了探春李紈叫人亂着攏頭穿衣只見黛玉兩眼一翻嗚呼

香魂一縷隨風散　愁緒三更入夢香

當時黛玉氣絕正是寶玉娶寶釵的這個時辰紫鵑等都大哭起來李紈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憐也便傷心痛哭因瀟湘館離新房子甚遠所以那邊并沒聽見一時大家痛哭了一陣只聽得遠遠一陣音樂之聲側耳一聽却又沒有了探春李紈走出院外再聽時惟有竹梢風動月影移墻好不凄凉冷淡一時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將黛玉停放畢派人看守

等明早去同鳳姐鳳姐因見賈母王夫人等忙亂賈政起身又爲寶玉惛憒更甚正在着急異常之時若是又將黛玉的凶信一回恐賈母王夫人愁苦交加急出病來只得親自到園到了瀟湘館內也不免哭了一塲見了李紈探春知道諸事齊備便說很好只是剛纔你們爲什麼不言語叫我着急探春道剛纔送老爺怎麼說呢鳳姐道還倒是你們兩個可憐他些這麼着我還得那邊去招呼那個寃家呢但是這件是好累墜若是今日不回使不得若回了恐怕老太太擱不住李紈道你去見機行事得回再回方好鳳姐點頭忙忙的去了鳳姐到了寶玉那裡聽見大夫說不妨事賈母王夫人略覺放心鳳姐便背了寶

玉緩緩的將黛玉的事回明了賈母王夫人聽得都唬了一大跳賈母眼淚交流說道是我弄壞了他了但只是這個丫頭也忒傻氣說著便要到園裡去哭他一場又惦記著寶玉兩頭難顧王夫人等含悲共勸賈母不必過去老太太身子要緊賈母無奈只得叫王夫人自去又說你替我告訴他的陰靈並不是我忍心不來送你只為有個親疏你是我的外孫女兒是親的了若與寶玉比起來可是寶玉比你更親些倘寶玉有些不好我怎麼見他父親呢說著又哭起來王夫人勸道林姑娘是老太太最疼的但只壽數有定如今已經死了無可盡心只是葬禮上要上等的發送一則可以少盡咱們的心二則就是姑太

太和外甥女兒的陰靈兒也可以少安了賈母聽到這裡越發痛哭起來鳳姐恐怕老人家傷感太過明仗着寶玉心中不甚明白便偷偷的使人來撒個謊兒哄老太太道寶玉那裡找老太太呢賈母聽見纔止住淚問道不是又有什麼緣故鳳姐陪笑道沒什麼緣故他大約是想老太太的意思賈母連忙扶了珍珠兒鳳姐也跟着過來走至半路正遇王夫人過來一一回明了賈母賈母自然又是哀痛的只因要到寶玉那邊只得忍淚含悲的說道既這麼着我也不過去了由你們辦罷我看着心裡也難受只別委屈了他就是了王夫人鳳姐一一答應了賈母纔過寶玉這邊來見了寶玉因問你做什麼找我寶玉笑

道我昨日晚上看見林妹妹來了他說要回南去我想沒人留的住還得老太太給我留一留他賈母聽着說使得只管放心罷襲人可扶寶玉躺下賈母出來到寶釵這邊來那時寶釵尚未回九所以每每見了人到有些含羞之意這一天見賈母滿面淚痕遞了茶賈母叫他坐下寶釵側身陪着坐了纔問道聽得林妹妹病了不知他可好些了賈母聽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流下來因說道我的兒我告訴你你可別告訴寶玉都是因你林妹妹纔叫你受了多少委屈你如今作媳婦了我纔告訴你這如今你林妹妹沒了兩三天了就是娶你的那個時辰死的如今寶玉這一番病還是為着這個你們先都在園子裡自

然也都是明白的寶釵把臉飛紅了想到黛玉之死又不免落下淚來賈母又說了一回話去了自此寶釵千回萬轉想了一個主意祇不肯造次所以過了回九纔想出這個法子來如今果然好些然後大家說話纔不至似前留神獨是寶玉雖然病勢一天好似一天他的癡心總不能解必要親去哭他一塲賈母等知他病未除根不許他胡思亂想怎奈他鬱悶難堪病多反覆倒是大夫看出心病索性叫他開散了再用藥調理倒可好得快些寶玉聽說立刻要往瀟湘館來賈母等只得叫人抬了竹椅子過來扶寶玉坐上賈母王夫人即便先行到了瀟湘館內一見黛玉靈柩賈母已哭得淚亂氣絕鳳姐等再三勸住

王夫人也哭了一場李紈便請賈母王夫人在裡間歇着猶自落淚寶玉一到想起未病之先來到這裡今日屋在人亡不禁嚎啕大哭想起從前何等親密今日臨死忘不更加傷感衆人原恐寶玉病後過哀都來解勸寶玉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大家攙扶歇息其餘隨來的如寶釵俱極痛哭獨是寶玉必要叫紫鵑來見問明姑娘臨死有何話說紫鵑本來深恨寶玉見如此心裡已回過來些又見賈母王夫人都在這裡不敢洒落寶玉便將林姑娘怎麽復病怎麽燒毀帕子焚化詩稿並將臨死說的話一一的都告訴了寶玉又哭得氣噎喉乾探春趁便又將黛玉臨終囑咐帶柩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賈母王夫人又哭

起來多虧鳳姐能言勸慰略略止些便請賈母等回去寶玉那裡肯捨無奈賈母逼着只得勉强回房賈母有了年紀的人打從寶玉病起日夜不寧今又大痛一陣已覺頭暈身熱雖是不放心惦着寶玉却也掙扎不住回到自已房中睡下王夫人更加心痛難禁也便回去派了彩雲帮着襲人照應並說寶玉若再悲戚速來告訴我們寶釵是知寶玉一時必不能捨也不相勸只用諷刺的話說他寶玉倒恐寶釵多心也便飲泣收心歇了一夜倒也安穩明日一早衆人都來瞧他但覺氣虛身弱心病倒覺去了幾分于是加意調養漸漸的好起來賈母幸不成病惟是王夫人心痛未痊那日薛姨媽過來探望看見寶玉精

神略好也就放心暫且住下一日賈母特請薛姨媽過去商量說寶玉的命都虧姨太太救的如今想來不妨了獨委屈了你的姑娘如今寶玉調養百日身體復舊又過了娘娘的功服正好圓房要求姨太太作主另擇個上好的吉日薛姨媽便道老太太主意很好何必問我寶丫頭雖生的粗笨心裡卻還是極明白的他的情性老太太素日是知道的但願他們兩口兒言和意順從此老太太也省好些心我姐姐也安慰些我也放了心了老太太便定個日子還通知親戚不用呢賈母道寶玉和你們姑娘生來第一件大事況且費了多少周折如今纔得安逸必要大家熱鬧幾天親戚都要請的一來酬愿二則咱們吃

盃喜酒也不枉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薛姨媽聽說自然也是喜歡的便將要辦粧奩的話也說了一番賈母道偺們親上做親我想也不必這些若說動用的他屋裡已經滿了必定寶丫頭他心愛的要你幾件姨太太就拿了來我看寶丫頭也不是多心的人不比的我那外孫女兒的脾氣所以他不得長壽說着連薛姨媽也便落淚恰好鳳姐進來笑道老太太姑媽又想着什麼了薛姨媽道我和老太太說起你林妹妹來所以傷心

鳳姐笑道老太太和姑媽且別傷心我剛纔聽了個笑話兒來了意思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賈母拭了拭眼淚微笑道你又不知要編派誰呢你說來我和姨太太聽聽說不笑我們可不

依只見那鳳姐未從張口先用兩隻手比着笑彎了腰了未知他說出些什麽來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話說鳳姐見賈母和薛姨媽爲黛玉傷心便說有個笑話兒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未從開口先自笑道因說道老太太和姑媽打諒是那裡的笑話兒就是偺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賈母道怎麼了鳳姐拿手比着道一個這麼坐着一個這麼站着一個這麼扭過去一個這麼轉過來一個又說到這裡賈母已經大笑起來說道你好生說倒不是他們兩口兒你倒把人慪的受不得了薛姨媽也笑道你往下直說罷不用比了鳳姐纔說道剛纔我到寶兄弟屋裡我看見好幾個人笑我

只到是誰巴着窗戶眼兒一瞧原來寶妹妹坐在炕沿上寶兄弟站在地下寶兄弟拉着寶妹妹的袖子口口聲聲只叫寶姐姐你為什麼不會說話了你這麼說一句話我的病包管全好寶妹妹却扭着頭只管躲寶兄弟却作了一個揖上前又拉寶妹妹的衣服寶妹妹急得一扯寶兄弟自然病後是脚軟的索性一撲撲在寶妹妹身上了寶妹妹急得紅了臉說道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說到這裡賈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鳳姐又道寶兄弟便立起身來笑道虧了跌了這一交好容易纔跌出你的話來了薛姨媽笑道這是寶丫頭古怪這有什麼的既作了兩口兒說說笑笑的怕什麼他没見他璉二哥和你鳳姐兒笑

道這是怎麼說呢我餓說笑話給姑媽解悶兒姑媽反到拿我打起卦來了賈母也笑道要這麼着纔好夫妻固然要和氣也得有個分寸兒我愛寶丫頭就在這尊重上頭只是我愁着寶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這麼說起來比頭裡竟明白多了你再說說還有什麼笑話兒沒有鳳姐道明兒寶玉圓了房親家太太抱了外孫子那時候不更是笑話兒了麼賈母笑道猴兒我在這裡同着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來慪個笑兒還罷了怎麼臊起皮來了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你不用太高興了你林妹妹恨你將來不要獨自一個到園裡去隄防他拉着你不依鳳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臨死咬牙切齒倒恨着寶玉呢賈

母薛姨媽聽着還道是頑話兒也不理會便道你別胡拉扯了你去叫外頭挑個狠好的日子給你寶兄弟圓了房兒罷鳳姐去了擇了吉日重新擺酒唱戲請親友這不在話下却說寶玉雖然病好復元寶釵有時高興翻書觀看談論起來寶玉所有眼前常見的尚可記憶若論靈機大不似從前活變了連他自己也不解寶釵明知是通靈失去所以如此倒是襲人時常說他你何故把從前的靈機都忘了那是舊毛病忘了幾好爲什麼你的脾氣還覺照舊在道理上更糊塗了呢寶玉聽了並不生氣反是嘻嘻的笑有時寶玉順性胡鬧多虧寶釵勸說諸事略覺收斂些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惟知悉心伏侍別的丫頭

素你寶釵貞靜和平各人心服無不安靜只有寶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時常要到園裡去逛賈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二則恐他睹景傷情雖黛玉之柩已寄放城外菴中然而瀟湘館依然人亡屋在不免勾起舊病來所以也不使他去况且親戚姊妹們爲寶琴已囘到薛姨媽那邊去了史湘雲因史侯回京也接了家去了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來只有寶玉娶親那一日與吃喜酒這天來過兩次也只在賈母那邊住下爲着寶玉已經娶親過的人又想自已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從前的詼諧談笑就是有時過來也只和寶釵說話見了寶玉不過問好而已那邢岫烟却是因迎春出嫁之後便隨着邢

夫人過去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即同着李嬸娘過來亦不過到太太們與姐妹們處請安問好即回到李紈那裡略住一兩天就去了所以園內的祇有李紈探春惜春了賈母還要將李紈等挪進來爲着元妃薨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也無暇及此現今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園裡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挪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見過上司即到任拜印受事便查盤各屬州縣糧米倉庫賈政向來作京官只曉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學差也無關于吏治上所以外省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雖也聽見別人講究却未嘗身親

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與幕賓商議出示嚴禁並諭以一經查出必定詳參揭報初到之時果然胥吏畏懼便百計鑽營偏遇賈政這般古執那些家人跟了這位老爺在都中一無出息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着在外發財的名頭向人借貸做衣裳裝體面心裏想着到了任銀錢是容易的了不想這位老爺獃性發作認眞要查辦起來州縣餽送一概不受門房簽押等人心裏盤算道我們再挨半個月衣服也要當完了債又逼起來那可怎麼樣好呢眼見得白花花的銀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還沒花什麼本錢來的我們纔寃枉花了若干的銀子打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

半個錢也沒見過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明兒我們齊打夥兒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齊都來告假賈政不知就裡便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旣嫌這裡不好就都請便那些長隨怨聲載道而去只剩下些家人又商議道他們可去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到底想個法兒纔好內中有一個管門的叫李十兒便說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着什麼忙我見這長字號兒的在這裡不犯給他出頭如今都餓跑了瞧瞧十太爺的本領少不得本主兒依我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弄幾個錢回家受用若不隨我我也不管了橫豎拼得過你們衆人都說好十爺你還主兒信得過若你不管我們實在是死

趕了李十兒道不要我出了頭得了銀錢又說我得了大分兒了窩兒裡反起來大家没意思衆人道你萬安没有的事就没有多少也强似我們腰裡掏錢正說着只見粮房書辦走來找周二爺李十兒坐在椅子上蹺着一隻腿挺着腰說道找他做什麽書辦便垂手陪着笑說道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没有開倉若是過了漕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麽的李十兒道你别混說老爺是有根蒂的說到那裡是要辦到那裡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因我說了緩幾天纔歇的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麽書辦道原爲打聽催文的事没有別的李十兒道越

發胡說方纔我說催文你就信嘴胡謅可別鬼鬼祟祟來講什麼賬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書辦道我在這衙門內已經三代了外頭也有些體面家裡還過得就規規矩矩伺候本官陞了還能彀不像那些等米下鍋的說著回了一聲二太爺我走了李十兒便站起堆著笑說這麼不禁頑幾句話就臉急了書辦道不是我臉急若再說什麼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李十兒過來拉著書辦的手說你貴姓啊書辦道不敢我姓詹單名是個會字從小兒也在京裡混了幾年李十兒道詹先生我是久聞你的名的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有什麼話晚上到這裡咱們說一說書辦也說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把我

一話就嚇毛了大家笑著走開那晚便與書辦咕唧了半夜第二天拿話去探賈政被賈政痛駡了一頓隔一天拜客裡頭吩咐伺候外頭答應了停了一會子打點已經三下了大堂上沒有人接鼓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賈政踱出煖閣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個賈政也不查問在墀下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好一回來齊了抬出衙門那個炮只響得一聲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一個吹號筒賈政便也生氣說往常還好怎麼今兒不齊集至此抬頭看那執事卻是攙前落後勉强拜客回來便傳誤班的要打有的說因沒有帽子誤的有的說是號衣當了誤的又有的說是三天沒吃飯抬不動賈政生氣打了

一兩個也就罷了隔一天管厨房的上來要錢賈政帶來銀兩付了巳後便覺樣樣不如意比在京的時候倒不便了好些無奈便喚李十兒問道我跟來這些人怎樣都變了你也管管現在帶來銀兩早使没有了藩庫俸銀尚早該打發京裡取去李十兒禀道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不知道怎麼樣這些人都是没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没法兒老爺說家裡取銀子取多少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几天有生日別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我們到底送多少呢賈政道爲什麼不早說李十兒說老爺最聖明的我們新來乍到又不與別位老爺很來往誰肯送信巳不得老爺不去便好想老爺的美缺賈政道胡說我這

官是皇上放的不與節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李十兒笑着回道老爺說的也不錯京裡離這裡很遠凡百的事都是節度奏聞他說好便好說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經遲了就是老太太太太們那個不願意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做官呢賈政聽了這話也自然心裡明白道我正要問你為什麼都說起來李十兒回說奴才本不敢說老爺既問到這裡若不說是奴才沒良心若說了少不得老爺又生氣賈政道只要說得在理李十兒說道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了錢買着糧道的衙門不想發財俱要養家活口自從老爺到了任並沒見為國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載道賈政道民間有什麼話李十道百姓

說凡有新到任的老爺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錢的法兒州縣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銀子收糧的時候衙門裡便說新道爺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錢這一難留叨蹬那些鄉民心裡愿意花幾個錢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爺最相好的他不多几年已巴到極頂的分兒也只爲識時達務能彀上和下睦罷了賈政聽到這話道胡說我就不識時務嗎若是上和下睦叫我與他們猫鼠同眠嗎李十兒回說道奴才爲着這點忠心兒掩不住纔這麽說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時候老爺又說奴才沒良心有什麽話不告訴老爺了賈政道依你怎麽做纔好

李十兒道也沒有別的趁着老爺的精神年紀裡頭的照應老太太的硬朗爲顧著自巳就是了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爺家裡的錢也都貼補完了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錢藏着受用倘遇著一兩件爲難的事誰肯帮着老爺那時辦也辦不清悔也悔不及賈政道據你一說是叫我做貪官嗎送了命還不要緊必定將祖父的功勳抹了纔是李十兒回禀道老爺極聖明的人沒看見舊年犯事的几位老爺嗎這几位都與老爺相好老爺常說是個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裡現有几位親戚老爺向來說他們不好的如今陞的陞遷的遷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顧官

也要顧若是依着老爺不準州縣得一個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只要老爺外面還是這樣清名聲原好裡頭的委屈只要奴才辦去關礙不着老爺的奴才跟主兒一場到底也要掏出忠心來賈政被李十兒一番言語說得心無主見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說着便踱了進去李十兒便自已做起威福鉤連內外一氣的哄着賈政辦事反覺得事事周到件件隨心所以賈政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便有幾處揭報上司見賈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們耳目最長見得如此得便用言規諫無奈賈政不信也有辭去的也有與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於是漕務事畢尚無隕越一日賈政無事在

書房小看書簽押上呈進一封書子外面寫封上開著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公文一角飛遞江西糧道衙門賈政拆封看時只見上寫道

金陵契好桑梓情深昨歲供職來都竊喜常依座右仰蒙雅愛許結朱陳至今佩德勿諼祇因調任海疆未敢造次奉求衷懷歉仄自歎無緣今幸麾戟遙臨快慰平生之願正申燕賀先蒙翰教邊帳光生武夫額手雖隔重洋向叨樾蔭想蒙不棄卑寒希望蔦蘿之附小兒已承青盼淑媛素仰芳儀如蒙踐諾即遣冰人道路雖遙一水可通不敢云百輛之迎敬備仙舟以俟茲修寸幅恭賀陞祺并求金允臨穎不勝待命

之至　世弟周瓊頓首

賈政看了心想兒女姻緣果然有一定的舊年因見他就了京職又是同鄉的人素來相好又見那孩子長得好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因未說定也沒有與他們說起後來他調了海疆大家也不說了不料我今陞任至此他寫書來問我看起門戶卻也相當與探春到也相配但是我並未帶家眷只可寫字與他商議正在躊躇只見門上傳進一角文書是議取到省會議事件賈政只得收拾上省候節度派委一日在公館閑坐見棹上堆著一堆字紙賈政一一看去見刑部一本為報明事會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賈政便吃驚道了不得已經提本了隨用心

看下去是薛蟠毆傷張三身死串囑屍証捏供誤殺一案賈政一拍棹道完了只得又看底下是據京營節度使咨稱緣薛蟠籍隸金陵行過太平縣在李家店歇宿與店内當槽之張三素不相認於某年月日薛蟠令店主備酒邀請太平縣民吳良同飲令當槽張三取酒因酒不甘薛蟠令換好酒張三因稱酒已沽定難換薛蟠因伊撅强將酒照臉潑去不期去勢過猛恰值張三低頭拾箸一時失手將酒碗擲在張三顖門皮破血出逾時殞命李店主趋救不及隨向張三之母告知伊母張王氏往看見已身死隨喊稟地保赴縣呈報前署縣詣驗仵作將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傷漏報填格詳府審轉看得薛蟠實係潑

酒失手擲碗誤傷張三身死將薛蟠照過失殺人准鬬殺罪收
贖等因前來臣等細閱各犯證屍親前後供詞不符且查鬬殺
律註云相爭爲鬬相打爲毆必實無爭鬬情形邂逅身死方可
以過失殺定擬應令該節度詳明實情妥擬具題今據該節度
疏稱薛蟠因張三不肯換酒醉後拉着張三右手先毆腰眼一
拳張三被毆回罵薛蟠將碗擲出致傷顖門深重骨碎腦破立
時殞命是張三之死實由薛蟠以酒碗砸傷深重致死自應以
薛蟠擬抵將薛蟠依鬬殺律擬絞監候吳良擬以杖徒承審不
實之府州縣應請以下註看此稿未完賈政因薛姨媽之託曾
托過知縣若請旨革審起來牽連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將下一

本開看偏又不是只好翻來覆去將報看完終沒有接這一本的心中狐疑不定更加害怕起來正在納悶只見李十兒進來請老爺到官廳伺候去大人衙門已經打了二鼓了賈政只是發怔沒有聽見李十兒又請一遍賈政道這便怎麽處李十兒道老爺有什麽心事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遍李十兒道老爺放心若是部裡這麽辦了還算便宜薛大爺呢奴才在京的時候聽見薛大爺在店裡叫了好些媳婦都喝醉了生事直把個當槽兒的活活打死的奴才聽見不但是托了知縣還求璉二爺去花了好些錢各衙門打通了纔提的不知道怎麽部裡沒有弄明白如今就是鬧破了也是官官相護的不過認個承

審不實革職處分罷那裡還肯認得銀子聽情呢老爺不用想等奴才再打聽罷不要誤了上司的事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只可惜那知縣聽了一個情把這個官都丢了還不知道有罪沒有呢李十兒道如今想他也無益外頭伺候着好半天了請老爺就去罷賈政不知節度傳辦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九回終